

堅

瓠

集

續堅瓠集序

稼軒著堅瓠小史成四十卷於
古今軼見異聞事所載略備今
復得續集四卷何其才之不盡
耶蓋書之有續不自稼軒始也
史記三皇本紀龜策傳皆續也

班氏前漢書亦以續而成伸長
統之昌言桓君山之新論又皆
有爲之續之者誰曰不可哉且
夫續子長之書者出於君家少
孫續孟堅之書者爲其女兄曹
大家續長統之昌言與君山之

新論者一爲董襲其一即爲孟
堅皆由他人踵而成之而當子
長孟堅諸人之時蓋若有待而
未遑者獨今日稼軒之書續之
者即出自稼軒一人之手此乃
子長孟堅諸人所深羨而未之

有逮者也。因侍從過吳稼軒，出以相示，爲續題其端如此。

年家眷小弟孫致彌拜題。

堅瓠續集卷之一目錄

鑽燧木

上任忌正五九月

月忌

金生水

五弧

池魚考

十貧十富

五馬

坐地

夢筆生花

飲墨

闌干十二

闌干三訓

荒親

羊溝

關聖廟聯

公不如卿

觀音像

白血無血

三步五步

赤口煞

替代

養公囑蜂

空變佛像

鵝梧丁

獨婦山

女問

上巳

九福

成都十二月市

女鬚

腹裂生子

人與物交

天于地交謎

嫁禍

鍾祥淘河

橙木

員音運

白起蜈蚣

李林甫奸報

秦檜猪牛

長生草

水神求物

御史河

飛來佛寺

銀河使者

金陵銅陵

散粥施藥

桐收汗

桐花鳳

杜鵑考

喜鵲惱鴉

青田核螺

酴醾露

蚌珍

羿射九鳥

香猪

物現佛家

神鷹

臨江狐

翠碧

堅瓠續集卷之一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鑽燧木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木蓋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屬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夏至火夏屬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屬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屬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屬水柞櫟

色玄以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土位在中宮
寄旺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
仲夏之後則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也愚
謂一歲統之爲四時分之爲五行五行各
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
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
合爲三百六十日而成一歲乃所鑽木色
各從其時也火久有毒故四時改火

○上任忌正五九月

人家移居及官府上任每忌正五九月遠見南史不知何解菽園雜記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賢奕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宰殺不行刑謂之斷屠月郎仁寶

云正五九月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屬火
臣音爲商商屬金恐火之尅於金故忌之

○月忌

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凡事必避
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卽河圖數
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庶民不敢用
陰陽家書云月忌是廉貞值口卽獨火星
也故忌之

○金生水

五行之生皆有至理惟金生水爲難明草木子云金者石中之精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郎仁寶云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

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下之徵此
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
故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五弧

今人知桑弧而不知五方之弧東方之弧
以梧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
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
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麋

見新書

○池魚考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舊說池仲
魚人姓名也居家城門城門失火延及其
家仲魚燒死又云宋城門失火人汲取池
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
之滋并傷良善也二說未可知孰是

十貧十富

支願集有十貧十富語一要貧學燒銀二

要貧學空門

高易買前程

三要貧好相論

高易辦事

與四要貧好移墳五要貧置籠人六要貧

陪女門七要貧宅舍新八要貧嫖賭類九

要貧宴貴賓十要貧好賽神○一可富孝

親族二可富少奴僕三可富省追逐四可

富効勤苦五可富守舊屋六可富長忍辱

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養六畜九可富多

糞土十可富沒名目昔哉斯言

五馬

漢制公卿皆駟馬遯齋間覽云出爲太守
增一馬故云五馬又漢官儀云漢制九卿
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二
千石乃右驂故云五馬陳眉公羣碎錄云
王羲之爲永嘉太守庭列五馬後人效之
遂以五馬爲太守美稱而墨客揮犀引素
絲組之良馬五之爲証恐非或云北齊柳

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恐亦非

坐地席上

古無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鄉黨記
夫子席不正不坐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
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
也古無桌燕飲卽設於席上席上卽地上
之席也至於祭先則置之豆間之地今飲
以桌而稱坐地席上皆原於古之意歟

夢筆生花

夢筆生色人知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
藻日新不知先有晉王珣夢人授以如椽
大筆梁紀少瑜亦夢陸倕授以一束青錢
管筆唐李嶠見時亦夢人授以雙筆自是
藻彩溢發李太白亦夢筆生花自是文章
蓋天下五代馬裔孫夢神手授二筆

飲墨

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墨水一斗北齊策
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斗東坡監試
呈諸試官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谷
云睥睨統絳兒可飲三斗墨此言胸中無
墨故以墨爲罰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
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王勃每屬
文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而臥及
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稿

闌干十二

聞見卮言載南詔苗獠不解營宮室倚樹架木以居四周用長木橫闌之每面各三禁猛獸不得越而入夜則驅合家男女偃息於其中此所謂闌干十二也後入唐人詩料遂與流蘇珠箔相附而行謂是富貴家長物豈復識爲蠻獠荒陋之用乎

闌干三訓

闌干有三義如李太白詩沉香亭北倚闌
干及詩中朱闌畫楯此木闌干人人所知
若曹子建詩日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註闌
干橫斜貌也又薛令之詩盤中何所有首
若長闌干闌干當作縱橫意長宜音常今
讀掌音直作木闌干矣盤中字無着落至
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闌干此闌干謂眼
眶也闌韻會等書闌干有眼眶之訓

荒親

世俗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
先行親迎之禮謂之冲喜迨已死而娶謂
之乘凶謂之荒親荒俗讀作入聲然猶曰
父母死娶婦以主中饋也近有闕閔之家
父死七中停喪忍痛出贅外家居然衣錦
食稻其良心喪盡爲何似也以稱石勒禁
在喪嫁娶歷代賢君反不禁止何哉

羊溝

荀子入其央瀆註中瀆也謂今出水溝今人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雞羊溝不知何解及讀郎仁寶七修引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舐觸垣墻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然俗以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更覺明白曉暢但未見所出耳

關聖廟聯

商丘宋文康公權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
聯云怒同文武道卽聖賢公以對句不工
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
志在春秋公醒而書送侯廟又廣濟張長
人仁熙於他處侯廟見集唐一聯云三分
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又京口三
義閣一聯云若傳粉若塗硃若點漆誰謂

心之不同如其面忽朋友忽兄弟忽君臣
信乎聖不可知之謂神皆佳又山西一友
言侯廟中有一對赤面稟赤心乘赤兔追
風間關中無忘赤帝青巾對青史仗青風
偃月隱微處無愧青天○巾字不若燈字

公不如卿

宋陳僕射俊卿謂九仙祠問功名夢仙曰
前程在黃公度口陳過黃語其故黃曰我

狀元子榜眼陳曰君何尊已而卑人黃曰
然則狀元爾榜眼我紹興八年廷試黃果
狀元陳榜眼及謂御高宗問曰卿士何奇
輒生二卿黃曰披綿黃雀美通印子魚肥
陳曰地瘦栽松栢家貧子讀書高宗曰公
不如卿卽改後卿爲狀元

觀音像

夸堅志載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

媪年八十餘獨處茅簷之下日丐於市人頗憐之敝衣糲食之外蓄其贖餘藏於瓶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瓶畧無損缺而錢自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瓶皆具工製巧妙塑匠驚嘆以爲莫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媪猶存

白血無血

人言白血無血蓋戲言爾然史書實載其事石廣斬李弔揚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龍傳景僧錄受刑無血朱景平元年魏陌虎牢人被殺者不出血並見通鑑黃巢殺周朴湧白乳尺五寸巢又以劍斫嬾安塔亦湧白乳三尺見志孫琳殺徐光而無血見神記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

氏爲賊皮仲所執不受辱被殺曰乳白

流至踵州宋李廷芝死節血無

與居聽漢軍執一僧取其銀復斬其首

湧出孔平仲至正九年王伯顏爲福寧

戶被賊王善所執叱降不屈頸斷白乳如

液後以陰兵助元滅賊見元元山東宣慰

使董搏霄與毛貴戰被殺不見血惟白氣

衝夫見從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知縣霍

恩被執罵賊見殺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
騰龍然見七修豈皆英烈忠貞而有此異耶

三步五步

人知曹子建七步成詩不知更有三步五
步者史載柳公權應詔賦邊城賜衣適時
之作無復停思文宗日子建詩成七步爾
乃三焉又開元中史育上書自薦謂子建
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

夕上元等題育應口而成除夕云今歲今
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
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
移入後園梅明皇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
時溫庭筠才思敏捷每入試入以手而入
韻成又文筆襟喉載有人謂李賀但見賀
久而不言唾地者二而文已成三篇其視
三步五步則又間矣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鬪訟至值寅
巳酉戌斷不可用餘亦無害蓋四位所屬
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他位值之不必盡避
愚以爲值子申二辰亦宜忌

替代

今人患病篤延道士作醮祈禳以紙印人
形伏于胸間名爲替身鄙俚之極閒窓括

真志載荆南都頭李遇病困魂至陰司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遇具道所以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蘇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書人號為替代云乃知此事已久各處皆然不獨吾蘇也

養公孺蜂

鄭龍如耳新曰雲巖僧貯蜂二年不出窠養公至見而問曰蜂蓄幾何年收幾何窠

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
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
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絕

窰變佛像

筠廊偶筆常熟窰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
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頂上骨縫隱然兩
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長安慈
仁寺窰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

勝詩內青魃菩薩卽睢陽張公巡赤髮藍
面口銜巨蛇如夜叉像視之不可解或曰
公自矢死爲厲鬼殺賊此蓋厲鬼像云

鵝梧丁

玉照新志載宋太學生張行簡醉臥西湖
爲女怪所迷要與入城婦曰可尋鵝梧丁
二枚貼于錢塘門則吾得入矣張問何物
曰杖瘡膏藥也如言貼之遂借入城

獨婦山

越絕書載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
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
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勾踐以諸寡
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
山上以喜其意此說近是

女閭

齊記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徵其夜合

之貲以充國用此卽教坊花粉錢之始也
又論語有歸女樂之文亦出於齊其女閭
之餘平管仲相桓公匡天下而立女閭之
法宜爲聖門之童所羞稱也

上巳

三月上巳采蘭水上祓除不祥載於後漢
書周草窗曰上巳當作十干之巳蓋古人
用口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戌之類無用支

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句無巳矣
故王季夷嶠上巳詞云曲水溲裙三月二
者可証○吳中以上巳蛙鳴則無水患故
諺曰三月三箇蝦蟆禁口難開范大成詩
云薄暮蛙聲連晚鬧今年田稻十分收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
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

趙衣裳福美女福珍珠船云不列長安辜
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又云江陵號衣冠
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鮑魚

成都十二月市

成都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
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
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
市十二月桃符市

女鬚

雖肋編載唐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七修載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有髭鬚長尺許庚巳編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邸報予里人車四者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領下有鬚三縷長數寸人目爲三鬚娘

開州志載正德十三年臨河城斬氏女將
笄忽生鬚長四寸許剪之復出

腹裂生子

夸堅志載淳熙中建康杜屠婦於左脅下

裂腹生子客座新聞載成化辛丑祝枝山作申年

鳳陽宿州張珍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右

側痛不可忍一日忽裂生男御史周蕃聞

於朝官爲給養從信錄載嘉靖辛酉真定

民婦於右脅下產一男馬穀菴聞見錄萬曆癸巳吳中李翰林大武豕楊文妻裂腹下右裏股生一男子母亦無恙異苑載晉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名胡兒長爲將

人與物交

文海披沙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

真寧一婦與羊交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
妻薛氏與犬交宋文帝時吳興孟慧度婢
與狗交利州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與蛇
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史惺女與鵝交
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
陝右販婦與馬交宋王氏婦與猴交耳談
臨安有婦與狗奸京師有婦與驢淫荆楚
婦人與狐交乃知宇宙之大何所不有

天干地支謎

甲集得顛倒不自由
天干謎戲作閨情地
支以配之辛未夏見趙恬養解人願已有
閨情地支喜其先得我心附錄於左
實仔望百年好事成姻眷
誰知兒女緣慳缺半邊
子紐絲兒不覺和腸斷
丑待要卜金錢
演卦前川只恐水兒流
不到硯池邊
寅忽聽柳陰中聒噪新蟬
又被伐木丁丁響小

園外黑漫漫一聲霹靂空中震霎時間雲
收兩散辰抽身起獨自走只見綠遍山原
已也曾許我急整歸鞭到於今拋却前言
午昧心人那管紅日西沉孤燈閃閃未本
待向神明將他埋怨且卸衣衫一晌眠申
直等到酒闌人倦淚珠兒滾滾似水如泉
酉夢魂中越音地裏走向陽臺戌駭得人
縱轡揚鞭猛可裏急忙忙馬兒都不見亥

用骨牌名隱天干云一枝花甲人一點不
容誇甲梅稍月似鈎空把郎心掛乙火燒
眉一人在內恨冤家丙蝶戀花向短亭閒
耍丁魚游春水茂林芳艸不須加戊錦屏
風將楊妃半遮己滿堂紅照不到高唐脚
下庚榻子眼裏盼伊家可立在十字街兒
土辛踏梯望月瞥見土頭差壬倘得箇將
軍掛印奴自揆才情少恐難配着他癸用

曲牌名隱地支云好事近半夜女兒生子

更漏子聽雞鳴丑下山虎伏神光退寅香

柳娘拋閃木蘭亭卯點絳唇掩却櫻桃小

口辰十二時剛輪一半夏初臨撥草來尋

已朱奴兒藏頭不見人兒面午珍珠簾將

玉人半掩形和影未二郎神告退衣巾申

沽美酒點水無存酉越恁好走向花叢覓

彈子戌耍孩兒半刻須分亥近得毛序始

天干地支謎四則 天干謎一 擬命書一 擬
課引其命書云此造天干不雜五行相稱
四時之氣咸備可謂十全之格細推運道
向如身處匣中顛倒不得自由今交申運
方是出頭之日 甲逢九之年彷彿有失脫必
撇得去方安 乙然賴內助有人一無所損
丙將來添人進口何所不可 丁家事草創
到頭來自然茂盛 戊交酉運幫身金土配

合已得水爲助豈止小康而已其爲人能
自立作事勝人十倍幸却肯代人任勞
但未必名登科第欲求發達須去持弓挾
矢當有天然遇合癸其課引云此卦本屬
乾天變成坤體首爻落空不但有土崩之
勢甲且有瓦解之疑乙丙中一人丙切不
可與角口丁事在欲成未成之間戊只恐
巴不就已終屬荒唐若無閒口舌亦可望

八分庚辭不得勞苦做去辛莫信任勞人

壬倘發始之初有二人相助便可邀天之

幸其事十全矣癸地支謎云學向上近孔

孟子何事非君偏不學伊尹丑穴居亦如

宇宙大寅遁去田間不留影卯欲振衰微

恐無才辰尾大不掉已難正巳許人以身

且莫言午一木豈能勝大任未東野無一

人着脚申不如高臥西山穩酉只嫌茂草

多點污戌頃刻將刀芟除盡亥又孤男苦
無女好事終難就子五體原來闕不全笑
君無脚又無口丑家下有八人田產止一
畝寅仰求於人被拋撇卯人當厄時巳怎
救辰且顧巳之前莫管巳之後巳呼我以
牛應以馬午本來面目還辨否未未能事
人以求伸申焉能事鬼以露醜酉操戈待
下功不成戌小人假充不能久亥

嫁禍

明初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高皇患之人
言猪婆龍窟其下故爾爲患時工部欲聞
於上又疑猪犯國姓輒稱大龍爲害高皇
惡其同元字命漁人捕之殺龍殆盡先是
漁人用香餌引龍龍凡數百斤一受釣以
前兩瓜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
一老漁諳龍性命於受釣時用穿底缸從

綸貫下覆鼉首鼉用前爪抵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語曰猪婆龍爲殃癩頭鼉頂缸言嫁禍也

鍾祥淘河

異識資諧鍾祥令某觀運石砌堤岸以尺量地諸青衿在側令命對曰尺量地面地長量短短量長青衿沉吟不就有一腫頸舟子抵前對曰解載石頭石重船輕輕載

重令嘉而問之恍惚化一淘河飛去

橙木

四川有木名橙其華可愛王守溪一日問
蜀士曰橙木韻書音楷而王荆公則曰音
欵當何從士曰當從欵庶人皆識之因舉
荆公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橙野園封植佇
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
守溪悅服

員音運

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
荆懷宋人小說謂陸之博學而誤呼伍員
名豈赴韻耶楊升菴謂員音運本無前訓
惟唐員半干本劉凝之十世孫因齊受禪
奔元魏自北伍員改姓員名半干唐世謠
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以後証先知員之
音運也愚按左傳伍員音云陸詩似未誤

白起蜈蚣

輟耕錄載元時鳳翔王皮冥中證白起坑
趙降卒事甚悉朝廷聞之差進士高哲督
察九成書之以著爲將嗜殺之戒武林紀
事載洪武己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
蚣一條長尺許廣二寸身有殷色楷書秦
將白起四字又金陵瑣事載正德庚辰守
備大監富紫泉屠一猪猪腹上有秦將白

起四紅字富曰此白將軍也遂命埋之爲
將嗜殺可不戒哉

李林甫奸報

文海披沙載元和中惠州震死一媚朱書
具齋奸相李林甫又宋紹興元年漢陽蔡
氏女被雷震死背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湧
幢小品載永樂中雲南趙州雷震一夸人
朱判具背目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

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卒霹靂來尋化作
塵火烙字曰李林甫又七修載杭城陸允
誠烹雞而雞背宛然有李林甫三字

秦檜猪牛

異識資諧載萬曆丙子京口鄔汝璧遊于
杭見屠猪者去毛盡猪腹有五字曰秦檜
十世身又萬曆戊戌鳳陽城三十里外朱
家村雷震死一白牛火燎毛盡背有秦檜

二字深入皮中又康熙中震澤某同友遊
武陵適屠家宰一猪蹄上有秦檜字并肺
管上亦有其名衆競往觀無敢買者某毅
然買之同行者皆竊笑彼乃令僕煮蹄及
肺孰携至岳王廟率衆羅拜對神禱祝祝
畢恣噉聞者大快夫檜誤國陷忠六七百
年猶受豕豕戮雷誅陽罪止於一時陰罪乃
至千百載可不畏哉

長生草

長生草生墻垣上結紅菓治喉病神效名
金鎖匙永嘉張聰以世廟病喉累日不語
諸醫奏藥不效憂思不寢遶庭獨步有里
人以解糧至京與奴有識因宿相府窺見
問得之曰小人能治張曰當用何藥曰玉
喉須用金鎖匙始開張曰安得此嘉語殆
天啓之也卽令治藥而以奏御藥進稍解

旋進旋效官太醫吏目賜鈔二錠始來受
朴于邑令及還抗禮于庭矣又呂文安木
里居亦病喉絕粒有樵人過門聞其故自
陳能治其家皆笑相聞喚入飲藥立解卽
前草也呂大喜令其子中舍葵陽拜之曰
是生汝父也問有家否曰有老母恃柴且
暮耳給田一區問有婦否曰母且不能瞻
安能增口因出諸婢使擇謬指一婢乃呂

所悅者遂具裝奩與之先是遇相人曰汝
三日後當得貴人大財且得美婦後果然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
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
沉之間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陳堯咨泊舟
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公慎
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

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叟拜謝王榮老過楊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硯虎帳諸物皆不應王視黃山谷書韋應物詩曰我尚不識鬼寧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携韓幹畫馬渡采石風濤大作數日不得行禱于水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水神亦好古董政可發一笑也

御史河

松江由嘉定入海江口淤塞百年民受其患吉水龍遵敎以御史左遷嘉定尹到官歎曰事孰有甚于此者卽日親蒞其地召父老講求水利踰月盡疏通之復開支河五百餘所利及旁縣民號御史河時掘得碑長尺餘上曰得一龍江水通

飛來佛寺

杭州飛來峯人所共知不知佛與寺亦有
飛來者碣石刺談載興國大乘寺有石佛
俗相傳爲飛來佛清遠縣峽山有飛來寺
相傳寺自舒州飛至此者

銀河使者

異識資諧嘉靖初選妃中選者羣入官舍
而王都堂徐夫人與焉是夜徐夢天神謂
曰吾遣銀河使者引汝歸家汝夫壻二品

何爲居此旣覺晨起忽鵲啄其額血流痛
不可忍遂得送出歸家血痛頓已後歸莊
而封二品夫人

金陵銅陵

萬曆中時賢共會滕王閣客問費文孫貴
郡有鉛山更有玉山鉛與玉政何以別費
未及答時曾端甫在坐應聲曰天下有金
陵亦有銅陵請問金與銅之所以分衆大

笑稱其敏捷

散粥施藥

嘉靖甲辰朝廷於京師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施藥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日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湯方各一紙以白綾作袋上刻印板云疑道雷軒施內貯銀五分銅錢十五文計價二錢惠下之心至矣雷軒蓋世宗道號也

桐收汗

唐興善寺素和尚院有紫桐素手植也至夏有汗汚人衣不可浣元和中鄭相國與公卿數人避暑於院惡其汗謂素曰伐此桐植一松可也及暮素祝桐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今若復汗必伐汝爲薪後遂無汗素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十部夜常有貉子栖桐上聽經有僧

玄幽題目三萬蓮經三十春
半生不踏院門塵
孤桐信祝收殘汗
野貉聽經得化乘

桐花鳳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
每春暮有靈禽五采小於燕
來集桐花以飲朝露俗名
收香倒掛鳥李之儀咏院
郎歸詞曰朱唇玉羽下蓬萊
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
排枝頭開未開芳魂欲斷
恨難裁香心休

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
又隱蠻詩云五色丰衣比鳳雛深叢花裏只如
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鈿
此鳥以十二月至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
寘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

杜鵑考

古來詩人皆傳杜鵑爲蜀望帝魂所化左
太冲蜀都賦云鳥生望帝之魂杜宇者望

帝名也杜少陵亦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
化杜鵑何微細又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
魂及觀華陽蜀志云蜀王杜宇號望帝好
稼穡治郫城會國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
壘山以除水患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山
隱焉時適三月蜀人悲之聞子規之鳴卽
曰望帝遂號子規爲杜鵑蓋鵑爲捐棄之
意也其實非魂化之謂

喜鵲惱鴉

世人喜鵲而惡鴉故稱鵲曰喜鵲鴉曰惱
鴉不知鴉亦兆祥鵲亦致禍明興獻帝適
邳邱抵潞河鳴鴉蔽野世廟卒繼大統已
載興誌異識資諧載鄱陽舒春芳嘉靖甲
辰春闈榜發其家老鴉數百扛其屋角獸
起復置故處如此數次明日泥金報至祝
聖美言康熙癸卯八月十三先君誕辰余

在闈中家人具菓饌供星君祝壽忽有二
鵲飛入中堂各銜一燭而去人咸爲子登
科之兆孰知先君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
逝康熙甲子沈韓倬太史家日有喜鵲數
十飛集庭中攫所晒物至拔其益蘭殆盡
未幾太史遂卒。華陽王味一云老鴉當
作惱鴉對喜鵲而言楊椒山以鵲報喜爲
佞鴉報凶爲忠故喜鴉而惡鵲殊有理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
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
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又謝端
遇天漢素女遺以螺殼貯米常不乏又代
醉編載巴東下巖院主僧於水際得一青
磁碗折花供佛前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
宿亦滿錢及金銀皆然僧恐孫徒益增罪

戾携棄江中

醑醑露

醑醑海國所產爲盛出大西洋國者花如
中州之牡丹蠻中遇天氣凄寒零露凝結
着他草木乃冰澌木稼殊無香韻惟醑醑
花上瓊瑤晶瑩芬芳襲人若甘露焉夸女
以澤體膩髮香味經月不滅國人貯以鉈
瓶行販他國

蚌珍

異識資諸大觀中吳興邵崇益剖一大蚌
中有一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仗
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孝感寺寺臨清
流遊客傳玩之餘不覺躍入水中亟禱佛
求之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
公袞有詩以紀其異公卿和者甚多又鄭
龍如雋區載天啓丙寅烏程雙林鎮蚌忽

出珍人剖一蚌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壽星又一人持二蚌出水將及岸忽墜其一再覓不得取所存剖視有珍珠象棋十六枚與墜水者必一副也其人累歲求之終不能得○筠廊偶筆載歸州香溪多五色石子有宦其地者於溪中得一石子大如斗內隱然有物剖之得石鴛鴦鷓鴣者一枚三年後又渡此溪隨手取一石與前石子

略相似剖之則雄鴛鴦在焉因琢爲雙杯
寶用之

羿射九鳥

異識資諧鳥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鳥言
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
九鳥遂以爲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流俗
好奇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襲謬自昔已然

香猪

袁小修珂雪齋柿肺錄載萬曆庚戌冬比隣鄧星得償債猪一口數口不食方礪刃欲殺之忽異香滿室徧覓之無有細聞乃從猪身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小修聞而驚異往視之猪適在門殊馴擾以手摸之香氣酷烈若零陵香然手至次早香猶馥郁感而作香猪贊香猪至甲寅十月中死茶毘之異香遠聞云

物現佛身

鰲中有仙前集載之備矣萬曆丁未遂昌
縣民宋甲剖鰲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
衫履斬然西陽難俎載清煬帝嗜蛤蛤中
有一佛二菩薩像又唐文帝蛤中有觀音
大士像送興善寺續夷堅志載史丞相蛤
中有二佛像螺髻瓔珞足踏蓮花史飾以
金玉送入佛寺吳識資諧載邵崇益剖蚌

中有羅漢像雋區載雙林鎮蚌中有八仙
及壽星像夷堅丙志載鄭伯膺監楚州鹽
場於蚌內得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嬰珞
楊枝淨瓶無不具備又於蟹圈內有鬼判
毛髮森立怪惡可畏鄭皆藏之又載餘干
譚曾家蠶繭中有小佛像狀似入定觀音
雜記載唐詢家雞卵中有菩薩像坐蓮花
弘治朱崇明縣民雞卵中有獼猴更奇

神鷹錄

嘉禾守楊公繼宗爲人端莊勇決愛民禮
士會郡飢荒死者相踵公憫念旣深不及
關白司道發倉賑之全活萬計仇家以事
上司道以擅支倉庫少給多侵爲辭行文
按公及展牘狂風起庭中有群鷹數十叢
集噙牘飛上或瓜或喙牘紙紛然碎矣司
道怒曰鷹亦忤我乎遂白撫院方下舟群

鷹復至怒晴奮翅馳逐飛鳴若詈辱之狀
司道怒命卒繒獵之弩者彈弓者箭網者
絲用物雖多而羅繞益衆卒莫能退中一
老鷹迅擲而下司道急以手蔽面竟攫其
紗帽而去衆鷹亦復瓜喙申文又紛然碎
矣司道駭異返駕事遂得寢公在郡九年
風雨調和禎祥益見及滿去七邑男女攀
市挽留士夫爲製神鷹錄以傳其德政

臨江狐

景泰中臨江富人陳崇古有果園委一人
守之販鬻利息皆出其手其人年可三十
許頗修整獨處園中一夕有美姬來自言
能索酒食共酌且求歡其人疑而扣其居
止姓名終不答但日與君有緣故相從耳
遂與狎每夜必至情密如夫婦亦不問其
從來也隣人怪其居常有人聲窺見以告

崇古崇古以其費財也責之其人抵諱因
請崇古筭計曾無虧漏更加詰問乃吐實
崇古亦任之是夜姬來曰汝主人謂吾誘
汝財耶因言吾非禍君者今世上如吾者
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寧將就持借汝陽
氣助耳更數日緣分滿足吾亦不復留此
矣他日來痛飲致醉談謔益甚其人挑之
曰子於世間亦有所畏乎姬以醉忘情且

以交久無後防虞答曰吾無所畏惟吾睡
時有光繞身人欲不利於吾者一躡此光
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可畏者人
者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
而吾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逆而從之遙
見其踰什田中往就視姬睡正熟果有光
照如日其人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熱下
光盡乃歸明日往視乃有老狐死焉其人

年百二十餘尚在

翠碧

江東有小鳥色青似翠能入水取魚謂之
水狗亦名翠碧陸魯望詩曰紅襟翠翰兩
參差徑拂烟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
不辭風雨坐多時石林詩話又名魚虎崔
德符詩曰翠裘錦帽初相識魚尾纏環掠
飛今惟莫愁湖中有之